故宮週栞

易培基題（印：易培基）

書無多購者從速

吉金箋代銷處　本院精拓商周各代鼎彝銅器製爲吉金箋每盒四組價洋五角信封每五十個價洋四角此箋紙除由本院出售外兼託清秘閣

大瓢偶筆節錄（續）

四友齋叢說、極稱元人吳叡緒奐隸書、謂宗梁鵠受禪等碑、

南都江寧縣學尊經閣下、立圓石三段、孫吳天璽間紀功碑也、相傳皇象八分書、因石斷文不可讀、中州周雪客聯而貫之、並爲之考、書未成而雪客下世、歸其稿于繡水王安節、伏草、安節爲之賦、伏草續爲之考、而書猶未成、丁亥夏余過白下門伏草寓齋、索觀至再、不可得、悵悵者久之、然其圖則已得之三山林氏矣、顧起元曰、其石四方、余親往觀之、石微圓、非方也、中一段高三尺五寸、東西高各二尺五寸、圍各七尺、古樸類石鼓、而書亦奇奧絕倫、江南第一舊物也、

吳皇休明八分書禪國山碑、在今宜興縣董山、世無搨者、壬辰春從弟千一、以事至宜興、搨以相寄、雖漫漶而筆力尙存、在三段石上、

陶隱居舊館記前人言、其首一行自書、後是其弟子書、余曾見舊搨本、前後出一手、前人豈可盡信哉、

清金廷標繪佛（小傳詳前）（寶蘊樓藏品）

瘞鶴銘本厓焦山石壁、不知何時爲雷所碎、俯臥山麓、故山中人呼爲雷轟石、若閒瘞鶴銘、則舉大殿程康莊碑亭宋射陵翻刻本以對矣、余搨得五十六字、爲陳香亭太守取去、

按王述庵金石萃編、所載瘞鶴銘全文、計一百八十字、今石本現存者、合全與半共九十字、據張力臣所補者六十九字、原文泐者十一字、又近年海鹽張燕昌芑堂、嘗取楊大瓢未出水藏搨本、重摹刻之、增多華陽眞逸紀也六字、亦足見舊搨之不易多見者也、據此則張芑堂所刻楊大瓢藏本、祇得六十二字耳、

瘞鶴銘圖考、莫詳於張力臣所刻、然余親至雷轟石傍、觀搨碑人、下手仆臥一石乃直長、並非斜曲、所指江陰眞宰十二字、正與爽塏十九字直對、恐不與眞侶一石並列也、須再考之、

按翁覃溪瘞鶴銘考、載著錄者七家、一、瘞鶴銘辨證、見元郝經陵川集、一、華陽眞人瘞鶴銘考、見明司馬泰家藏書目、一、瘞鶴銘辨一卷、本朝山陽張弨力臣撰、一、瘞鶴銘考二卷、本朝長沙陳鵬年滄洲輯、一、瘞鶴銘考一卷、本朝長洲汪士鋐退谷撰、一、抄撮池北偶談瘞鶴銘考一卷、本朝曲阜陳潁手錄、一、瘞鶴銘考一卷、本朝金壇王澍虛舟撰、摹傳者七本、一、太平州重刻本、見宋周密雲烟過眼錄載、鮮于伯機所云、

（接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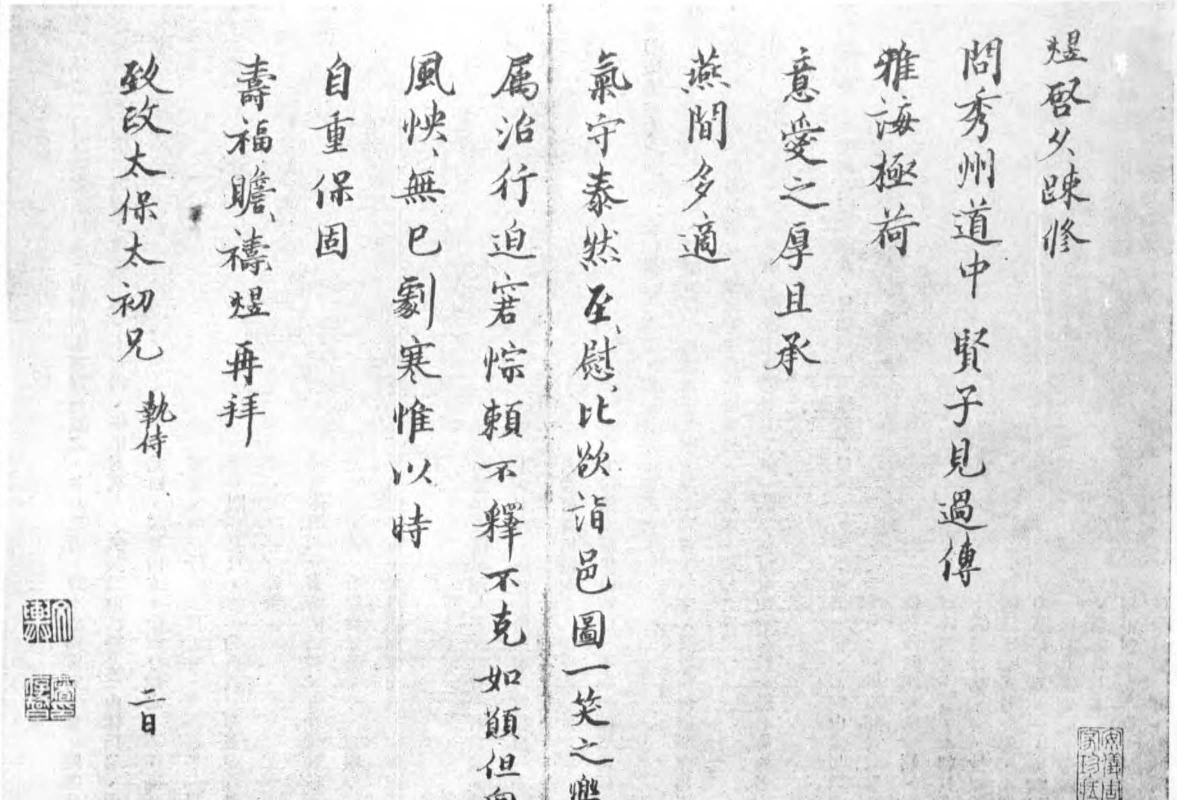
清陳書長松圖（小傳詳前）

（寶蘊樓藏品）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宋夏圭山水長卷之九（小傳詳前）

宋裴煜書（宋人法書之一）



煜啓久踈修
問秀州道中 賢子見過傳
雅誨極荷
意愛之厚且承
燕閒多適
氣守泰然至、慰、比欲詣邑圖一笑之樂
屬治行迫窘悰頼不釋不克如願但向
風怏、無已劉寒惟以時
自重保固
壽福膽、禱、煜再拜
致政太保太初兄 執侍
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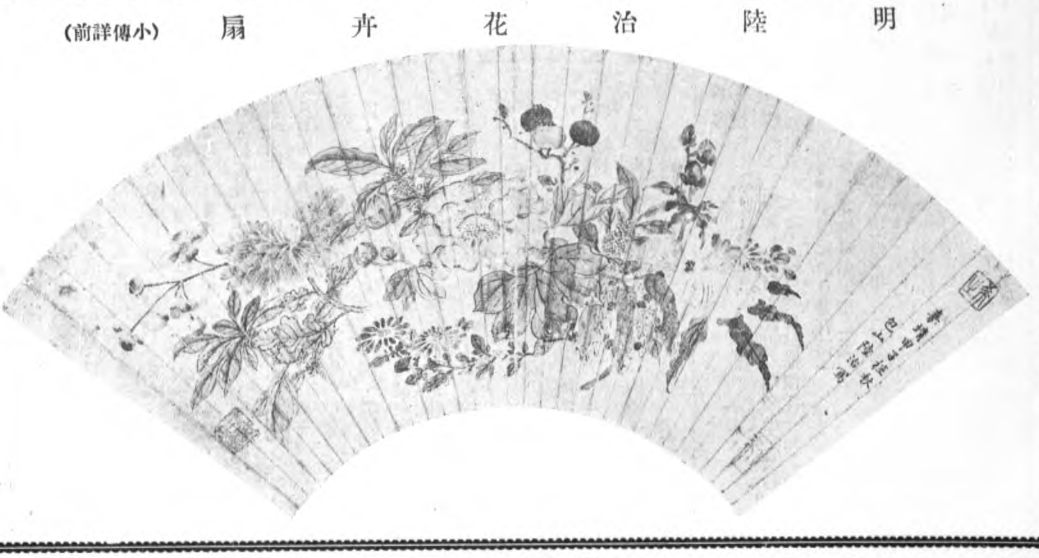
裴煜、案書畫彙考、載宋賢十七簡子內有此蹟不詳爵系、惟登科記載寶元元年省元裴煜、

本
（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以上九折 六
△本刊雙十號以唐盧鴻草堂十志圖及宋人風水二十景兩
掌故叢編 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冊起更名文獻叢編
本院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
故宮月刊

明董其昌題吳彬二十五圓通像跋　（小傳詳前）

一、南宋鄧州重刻本、見元郝經陵川集、一、明廣東黎瑤石翻刻本、見明關中來濬梅岑金石備考、一、明海甯陳氏玉烟堂刻本、萬曆四十年壬子陳元瑞摹勒上石、一、明華亭董氏刻本、一、焦山重刻橫直二本、俱見張力臣辨、一、本朝武鄉程氏翻刻玉烟堂本、見汪退谷考、計儀玉烟堂翻刻本、跋下注云、郡別駕武鄉程君翻刻、玉烟堂本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潤州逋客計儀爲跋之、焦山瘞鶴銘、圓健舒徐、不露鋒鍔、眞從篆籀中出、恐非右軍不能、顧況書生平未見、無從論定、若陶隱居書、余曾見許長史舊館壇記、方嚴峭厲、瞥密似從黃初勸進受禪諸碑來、與瘞鶴銘殊不類、黃長睿、董逌輩、率指爲隱居筆、豈未見舊館壇碑耶、抑舊館壇碑首行、亦非隱君手書、皆出於其弟子耶、此余因舊館壇而致疑、非敢與黃董樹敵也、（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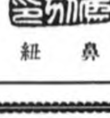
明陸治花卉扇　（小傳詳前）



臨涇令印

鼎紐

單尉爲百衆刻千歲印



鼎紐

目（外埠）……三十期以上九折……六　十期以上八折
長卷首尾相聯不致剪斷爲自來影印手卷創例封面趙子昂畫馬尤屬精雅異常定價每冊大洋八角長期定閱各戶八折
讀書堂西征隨筆（清汪景祺著）定價 粉紙每冊六角 毛邊紙每冊五角
承遠方選購即請按價連同郵費（照價加一不收郵票）現款一并滙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元每六冊十一元每十二冊價二十二元

繪事雜錄（續）

王弇州藝苑巵言（續）

傳偉法者、平山張路最知名、然不能得其秀逸處、僅有遒勁耳、北人重之、以爲至寶、贋錯雜、醜徒實繁、偉亦不免惡道之累矣、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材高、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

體元殿前面

文待詔出吳興叔明子久間、有北苑筆意、大槩自啓南不少也、渦合作處、單行矮幅、神采氣韻、儼有生氣、眞足嘉賞、公旣名重夷裔、而市井小夫贋作規利者多、流傳遠邇、百不得一、世人亦不解分別、大約以公視伯虎、可稱伯仲、

周臣、別號東邨、吳人、所得李郭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生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每有酬應、多從臣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接文進者也、

仇英者、號十洲、其所出徵、常執事丹靑、周臣異而敎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稿本、其臨筆能奪眞、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爲周六觀作上林圖、人物、鳥獸、山林、臺觀、旌輦、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謂繪事之絶境、藝林之盛事也、使仇少能以己意發之、凡所揮灑、何必古人、

陳淳、字道復、長洲人、後以字行、道復善詞翰、少年作畫、亦學元人爲精工、中歲忽斟酌二米高尙書間、寫意而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矣、子栝、於花卉似勝、

張靈夢晉、善小竹石、花鳥、周官山水、於白描尤精絶、吳延孝、善花卉、而以早逝、故少傳、

謝時臣、別號樗寮、頗能書屏幛大幅、有氣槩、而不無絲理之病、此亦外兼戴吳二家派者也、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七日晨起、忽院中急足遞來陳總監一函、則謂故宮處分銀錠物品事、當道不甚明了、請緩辦、此事乃中止、乃一月以後、關係有人訐於當道、謂處分物品之事、乃吳某及汪某主動、內幕用以籌欵助南者、時南京政府已成立、勢寖寖北來、此說固極動聽、且由警廳派偵緝隊若干人、從事偵查、個中人告之本院文牘周君俊甫、俊甫即於此時南行、乃告之趙君伯驄、囑余小心、余感其意、然無此事實、則亦一笑置之、嗣宮中亦終無所得而罷、於是本院乃無計療窮、下級職員、索薪之潮洶洶、宵人乘之、勢乃彌烈、致江叔老宣言辭職、翊雲亦告余、不欲更問院事、則余亦何能獨支、時玄伯將束裝有南都之行、乃努力調停於兩方、同人旣慨念時機之危、搘拄之難、其事始寢、時十六年六月中旬也、

不三日、而張鎭威在居仁堂就海陸軍大元帥職、以潘復爲國務總理、沈瑞麟爲內長、旋兼市政督辦、余欲南行、而院事無法脫卸、寅邨先生復馳書勸勉、且爲石曾先生致意、囑其努力、乃不果往、內部及市政公所之事亦照舊、而難題又續續至矣、

八月十三日、沈內長在部相告、謂政府欲接收太廟與堂子、使屬之內務部、余乃走告汪伯老及舅氏、僉謂吾人以保守本院爲原則、院外附屬之太廟堂子、苟政府欲强制收去者、似宜聽之、以爲和緩地步、否則政府之勢方張、慮且延及本身、宜取壯士斷腕之旨爲當、時江叔老走天津、乃馳書取進止、

及十六日、國務會議、乃突然議決兩案、

一　淸太廟堂子兩處、應歸內務部壇廟管理處保管、

二　前淸軍機處檔案、存大高殿者、應歸國務院保管、

（未完）

頤和軒

本院最新出版物　印書無多　購者從速

故宮特刊　宋秘府舊藏唐人月儀帖精印成册並有明解縉跋定爲唐人書帖之行間有釋文小字飛動變化宋以後人萬不能爲王夢樓定爲與草書出於一人之手誠寶物也每册價洋一元二角

故宮書畫集　選宮中收藏最精之巨軸精印成集藉雙十節紀念日發行第一輯此係內府秘珍之尤者世人當以先覩爲快每册定價二元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册定價大洋四角現已出到第二十四期預定半年十八册大洋六元五角預定全年三十六册大洋十二元

射陽先生存稿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本刊第二十七期至第五十二期**合訂本業已出版**　裝潢精雅定價每册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

本院影印道咸同三朝夷務始末除同治朝第三期尙未出書外餘已出齊共

影印太平淸調迦陵音　每部大洋一元二角五

影印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　每部一册價大洋八角

代售處本市南城南柳巷西南園北洋畫報分社